

他说在现实建筑中,已经很难闻到精神的味道

王澍：房子上的家园

无论是园林和村落，还是高楼和别墅，这些房子的空间形态孕育出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、人际关系和精神观念。在他看来，造房子就是重建文化自信与生活价值的自主判断，寻找返回家园之路。

从文村出发

文村位于山区和平原过渡地带，距杭州两小时车程，所在的富阳是杭州的一个区。一条溪水将村子分成两半，左岸是石头屋、杭灰石墙面和泥灰房，右岸是后来建的别墅、洋房，以及村委会大楼。

村支书沈樟海对记者回忆，上世纪80年代起，村民拆掉老房，建材被运到文溪对岸建起新房。由于无人管护，村里最大的沈氏宗祠塌朽了。祖宗的画像从祠堂搬移，摆在议事厅堂屋两侧。文村保留了过去的基本格局，最古老的可追溯到明清，但总体够不上历史文化村落称号，部分新盖的房子混杂其间，横七竖八。王澍把这种状态称之为“残疾村”，这很中国，他说。

王澍的名字和文村连在一起是在2012年。当时富阳的几个干部在北京守了一周，目标就是刚拿到普利兹克奖的建筑师王澍。时任富阳市委书记希望在市中心建博物馆，操刀过多个公共文化项目的王澍是他们的首选。

王澍没有第一时间答应。他带着几个研究生，把富阳周边的农村跑了一遍。王澍开出条件，整个富阳境内还有二十几个值得保护的村子，拿出一个村子，我们帮你做改造，我就答应做博物馆。王澍立下了两个原则，不做历史文化保护名录的村子，不做在交通主干道上的村子，前者已有文保部门关注，后者因为交通方便，做成后容易迅速被商业化，这不是他想到的结局。“最要紧的是那些没上名录的，随时会被拆掉的。”王澍说。最后文村进入他的视野。文村有点偏远，村里到镇上的车只有早中晚三趟。村子的产业是五金加工，外流村民不多。这正好符合王澍想要面对普通村民生活的愿望。

为节约造价，适度标准化是必须的。王澍同时希望做出多样化的面貌，而不是概念化，一水儿的黑瓦白墙。在村里逛的时候，他发现鸡窝和猪圈用的是本地的石灰岩，黑颜色的杭灰石。这种材料原来被老建筑大量使用，随着新材料出现，材料等级逐渐下降，最后变成鸡窝猪圈专用。杭灰石在文村当地就有，王澍在村里找到二十七八个石匠，带着他们复活了这个工艺。

一开始，认同王澍的村民不多。村支书沈樟海挨家挨户做工作，说这是省建设厅的项目，著名建筑师的房子肯定好。村民不知道王澍是谁，疑问很多。王澍给了村民最大的选择空间。愿接受新房

的，整体拆除，不愿拆除的，能改造的进行外立面改造。

王澍的方案里，每家每户都要有个天井院子。从进门开始，经过院子到正堂，这是中国的一整套传统礼节。村民认为，造天井占宅基地面积，不划算。为此王澍跟省里争取政策，把这十平方米的天井面积划到宅基地之外。

如今住进新房的住户，人们都在天井摆了四方桌，还有人在院子人口修玄关，造了池水盆景。村民告诉记者，“天井利用率超高，请客吃饭都在这里。”类似情形还有很多，原先村民不理解房子外为什么伸出来一块屋檐，觉得没用。不久后，村民们就开始在屋檐下晾晒柴火，用来烧土灶。王澍告诉记者，他希望自己造的房子，把空间作为一种暗示，不知不觉地“诱导”村民恢复传统生活方式。

死屋与家园

56岁的王澍出生于乌鲁木齐，在北京胡同里生活过四年，喜欢大杂院的日子。两地来回之间，王澍习惯了辗转变动的生活。那时新疆和北京来回的火车要四天三夜，旅途漫长无聊，年幼的他没事就在纸上画画，各地风土环境差异极大，这让他着迷。

早年他是以反叛者面目出现。科班出身，却喜欢以“业余”自称。学建筑专业，却对哲学和文艺有浓厚兴趣。大学期间，他曾沿着沈从文《湘行散记》的路线，一个村子一个村子，走了整整三个月。

1988年，南京工学院建筑研究所答辩，王澍只用15天就完成这篇叫做《死屋手记：空间的诗语结构》的论文，借用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名字，实际上是建筑创作的笔记，对当时建筑界的现状进行了批判。回头看，王澍的很多思考那时已成型，后来投身于乡村建设，也是当时那些思想的延续。

“思想和感性的分裂造成建筑中人性的丧失，建筑师灵魂的丧失。可以说，在现实的建筑中，已经很难闻到精神的味道了。”王澍在论文里写道，“我们在疯狂支配环境的同时，已经残暴地扼杀了个人的内心宇宙。”

上个世纪90年代遍地是钱，看起来也是建筑师大有作为的好时候。变革的洪水将过往的遗迹冲走，大家都忙着圈地占坑，盖房赚钱，拆了建，建了拆。城市和乡村生活景观发生突变，王澍也曾到深圳发展，但却在1992年离开。他返回杭州。当时妻子陆文宇在一家大型设计院工作，负担大部分家用，两人生活虽清贫，却逛遍西湖大小风景，在茶室喝喝茶，也优哉游哉。王澍接些小工程，打打零工，改造老建筑。正是那段时间，让他真正地从业走向现场。

这为王澍操刀复杂结构设计打下良好基础。王澍的代表作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“瓦山”有复杂的吊梁设计，没有标准化的计算公式。妻子陆文宇评价王澍，他的脑子就像超级计算机，这些数字都在他脑子里，工人到现场后，每根梁怎么装配，先装什么后装什么，王澍也要考虑清楚，随时在现场指导。

从研究生毕业到读博士前的七年，被王澍称为主动学习，也是主动忘却的过程，他在实践中进一步积累对建筑的感性经验，在苏州园林的浸润中重新思考建筑与人与自然的的关系，逐渐领悟到，造房子就是造一个世界。王澍喜欢中国画里反映的人与环境的的关系，一个人端坐在房间或亭子，目光平视向外望着远方。这是他理想中的人与家园的关系。他想通过建筑，重建山水自然的诗意生活，把文化、审美、生活方式从全球化巨大机器的消化系统边抢回来。

积累足够实践经验后，他又杀回建筑学界，在同济大学攻读建筑学博士。1998年，王澍以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图书馆一战成名，老朋友、同济大学建筑学教授童明评价，虽然是王澍第一个项目，但感觉他早就准备好了。

2000年，王澍和妻子成立“业余建筑工作室”。2001年，工作室负责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的规划和设计，让王澍有机会大规模实践自己的想法。象山校区位于杭州，拥有悠久的建筑传统，“一半湖山一半城”。校园之内，所有建筑和象山都形成了呼应关系。王澍的团队使用大量回收的旧砖、瓦、石料和陶瓷碎片。这是从宁波传统的瓦片技术获得的灵感。宁波靠海，过去台风过境，常常摧毁海边房子，为快速恢复，工匠会把碎掉的砖、瓦、瓷片砌筑在一起造成新房。

王澍觉得这种循环建造有着对时间的诗意体会，但如今这种传统已成为过去。2005年，做宁波历史博物馆项目时，王澍再次启用瓦片技术，并将这种循环建造的传统与混凝土技术相互结合。

宁波历史博物馆选址在新建的政府大楼旁边，旧街区成片拆掉。王澍在村落废墟上，搜集大量废弃的砖瓦，做成宁波历史博物馆的外墙。据说，迁走的村民经常回来转转，因为外墙上还能找到过去家园的痕迹。

王澍被邀请营造的很多项目，用他的话说，“都是把一个地方所有人的活动痕迹全部抹光，铲成一块平地，再做一个项目当地球是像月球或者火星”，在他看来，这是对自己以往的历史和人的所有的活动缺乏尊重。于是，这位已经获得世界至高荣誉的建筑师决定把目光投向村庄，希望在那里找到另一条道路。（文图来源：中国新闻周刊）

他有着艺术家的感性，也有着科学家的严谨。他用砖瓦沙石构建作品，表达思想。他的作品遍布中国，宁波美术馆、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等作品备受赞誉。他是有着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，也是继贝聿铭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华人建筑师。他的作品超越争论，演化成扎根于历史背景、并具有世界性的建筑。正如他本人所言，“自由比准则有更高的价值”。

王澍以建筑师身份广为人知，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和宁波博物馆都是他的代表作。2012年，他获得建筑界的最高荣誉“普利兹克奖”，成为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籍获奖者。从那时候起，王澍就说，他将把主要精力放在乡村。2015年在浙江富阳文村，他带队设计的14栋24户民居建造完毕。他对于这个试点村庄抱着很大期待，觉得这有可能成为乡村建设的一个突破口。

“现代化可以说是不可逆的，但我不认为它有表面上看上去的那么强大。如今的环境和生态，包含某种危险的可能性。我这些年会花更多精力放在乡村建设上，因为我感觉可能中国的未来是要靠乡村的。”王澍对记者说。

文村项目开始前，王澍已对浙江等地的农村进行了十年调研。在项目推进的三年里，他和妻子陆文宇一次次奔向这里，以夯土墙、抹泥墙、杭灰石墙的外立面设计，营造新的乡村图景。